

我們征服了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李連堂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I25

I25
(W) 94

0081492

我們征服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李連堂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59年·烏魯木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81492

057241

目 录

四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大沙漠.....	(1)
远征塔克拉玛干的前奏.....	(3)
向塔克拉玛干进军.....	(4)
寻水源，挖水井.....	(7)
找家的那天晚上.....	(10)
大沙漠中的黑风.....	(13)
发现了第三纪地层露头.....	(15)
我们的报务员.....	(17)
边工作，边学习.....	(20)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古城.....	(22)
强渡塔里木冰河.....	(23)
两位小姑娘.....	(24)
丰富多采的野外生活.....	(28)
胜利.....	(30)

四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大沙漠

塔克拉瑪干这个名字，很多人听起来还不很熟悉，因为过去人们不常叫它，不过当你打开新疆地图时，你就会看到在塔里木盆地的中央有着一大片黄色的地方，这就是我要介绍的塔克拉瑪干，它是我國最大的一个沙漠。

塔里木盆地的北边有一条河流，它是我國的內陸河之一——塔里木河，南边有高耸入云、常年積雪不化的昆仑山脉，西臨喀什各縣，东靠罗布泊湖大草原，整个看起来像一个橢圓的鴨蛋。东西达一千一百多公里，南北最寬达五百五十多公里，总的面積有四十六万平方公里，比两个英國的面積还要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

从整个盆地的位置來說，北边是准葛尔盆地，出現了我國最大的油田——克拉瑪依；东南边是柴达木盆地，这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油田。西面便是苏联的費尔納干盆地，也是一个大油田；并且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四周已經發現了很多儲油構造，而依奇克里克構造已開始大量噴油。这說明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油区，可是这地区却是个無人区，在歷史上从來沒有人進入沙漠腹部中去。

从前也曾有些外國探險家和旧中國的科学想進入沙漠腹地，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實現这样的願望。瑞典有一个探險家叫斯文赫定，在很早以前曾經走过和闐河和其他一些地方，以后他企圖穿越沙漠探一探險，在麥蓋提縣搞了一批駱駝和几个仆人，想橫穿沙漠，但是由于沙漠上生活条件艰苦，沒

水沒草，他們帶的水也不濟于事，據說死了几个仆人和很多駱駝，斯文赫定還是進不了沙漠腹地。最后他只好“丟盔棄甲”，狼狽不堪地跑到和闐才得救。以后也就再沒人敢進去了。“塔克拉瑪干”是維語的譯音，意思就是說“進去出不來”，究竟是誰起的名子，現在已無從考查了。

关于这个大沙漠，民間也流傳着很多傳說。在1957年未進沙漠之前大隊領導干部就組織了一個踏勘組，在麥蓋提四區三鄉別里格子訪問了一位六十歲的維吾爾老大爺，他說了这么一个故事：“相傳在古老的年代里，这里并不是沙漠，而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居住着維吾爾族人，他們在这里劳动、生活。可是有一次突然刮了四十天的大黑風，不知从什么地方刮來了这么多的沙子，城市都被埋在里面，于是变成了現在的沙漠。当我年青的时候，总想進去探一探，找一找那个城市，有一次我就約了几个年青小伙子帶了一批駱駝和餵，我們就从这里進去了（他用手向东指了一下），走呀！走呀！一直走了好几天。有一天走到中午，突然前面出現了一片水，隱隱約約好像有房子，跑到跟前一看，的确是个湖，湖的旁边还有很多鴨毛、鵝毛、鷄毛，而且还有一座城，我們走進城去，進了城門一看，哈！眼前都是金子，我們拾了很多，正待往外走，奇怪！这时城門关起來了，走不出去了。以后我們把金子放下，城門又自动打开了，我們就赶快跑出去，晚上还听到城里狗咬鷄叫，可就是看不到狗和鷄在那里，結果我們几个人什么也沒得到就跑回來了。”

从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傳說中，可以看出在塔克拉瑪干在純朴的維吾爾族人民的心目中是一塊寶地，人們对它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够改造它、開發它、利用它，使它为人类造福，可是始終沒有人征服过它。

远征塔克拉玛干的前奏

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下定决心要揭开这个沙漠的“谜”，一定要穿通所谓“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经过多次的研究和讨论，认为我们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当地政府以及老乡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完全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最后领导上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505队来完成。为了重点试验，取得经验，所以在1957年我们就在和闐河以西的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沙漠上展开了地质、地球物理、测量等普查工作。当时有四个小组进行南北方向的穿越，另有一个小组进行东西方向的横穿，这一年我就是东西横穿沙漠小组的成员之一。

在秋末冬初的时候，我们各路勘探队员就分别向沙漠进军了。这是个很好的季节，气候不冷不热，而最重要的还是刮风天少了，这样就可以使我们顺利地工作进行。

进沙漠对我来说并不是第一次，我初次进沙漠是1956年在内蒙古阿托克旗那一带。我记得有一次选点要通过一个很小的一块沙漠、只有十多公里，就走了两天，渴的不行，还叫骆驼送过一次水，那时就觉得这沙漠已经是不小了。

可是这次进去的沙漠，跟上一次的大不同了，它有三四百多公里长，不是只走两天，而是要走很多天，这是我有生以来面临的重大困难，但是我并不怕，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的支持；小组又有电台可以及时和上级联系。组内有跑过准噶尔沙漠的老工人王新有同志。并且在沙漠中还有一个玛扎塔克山是最大的目标，只要能找到这个玛扎塔克

山，就可以順利地走出沙漠到达和闐河。

这个山的准确位置不知道，只能从航空照片上量出大概位置，因此找山便成了当时重要的問題，走了几十公里，沒有找到，后来一校对，才知道方向偏了很多。

黄澄澄的沙漠，一眼望不到边，半月形的沙丘一个連着一个，像波浪似的滾向远方。走了一天是沙漠，走了兩天还是翻沙丘，虽然我是在野外跑慣的，可是在沙漠上走一步退半步，鞋子里裝滿了沙子，一走一陷前進十分困难。說实在話，走了一天，腿痛的要命，真想休息一天再走，但誰又願意在这大沙漠里休息呢？因为多停一天就要多消耗一天的粮食和水草，也就不能按时走出沙漠；所以我們都坚持着向前走，一直走了好几天，终于在國慶節这一天看到了盼望已久的瑪扎塔克山。

1957年我局的重磁力及地質混合隊的各組都勝利地穿过了瑪扎塔克四周的沙漠，其他各組都遇着了各不相同的困难，但是所有困难，都被同志們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了；虽然那时我們跑的面積不算大，但是給以后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准备了不少的宝貴經驗，同时鍛煉了一批經過考驗的干部。

向塔克拉瑪干進軍

1958年初，塔里木大隊又調集了505，506兩個重磁力地質混合隊和一百二十二名地質普查隊，包括二百多名男女职工的精銳兵力，六百五十峯駱駝的运输大軍，分东、西、中三路向大沙漠進軍。

我們离开大隊駐地以后，坐汽車跑了几天，“格斯”車子飛快地穿过了無數的戈壁灘，虽然我們都是跑野外的，戈壁灘經常看到，但是这次來到戈壁灘上，心里特別兴奋，对

景色也感到格外的新鮮。由于去年冬天我們完成了瑪扎塔克四周沙漠的普查工作，又經過了整風學習，清除了勘探隊伍中的右派分子和壞分子，同志們的覺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時進一步明確了石油工業的發展方向，大家認識到要想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就必須加倍努力工作。我們在新疆跑野外的勘探隊員，深深地体会到祖國土地的遼闊廣大，有無垠的、肥沃的土地在等待着我們去開發，有無數的礦藏在等待着我們去勘查，作為祖國建設的尖兵，我們的責任何等重大，何等光榮呵！

1958年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向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全面進軍，雖然去年我們已經勝利地穿通了瑪扎塔克四周的大沙漠，但是去年有個瑪扎塔克山作目標，距離比較短些，而1958年向大沙漠行軍的距離伸長了，一條綫就有五百多公里。1957年是在秋季進沙漠的，那時是無風季節，天氣又很涼爽，可是在大躍進的1958年，我們不能坐着白等半年。為了這個問題我們大隊部曾經展開了辯論，有的說上半年有風，進了沙漠不能工作咋辦？挖不出來水咋辦？大家提出了好多問題。最後經過了討論和分析研究，根據1957年的經驗及有關資料証實，上半年完全可以進軍沙漠，在沙漠中有些地方是可以挖出水來的，水雖然帶些鹼，駱駝還是可以喝，風也不是每天都刮，因此我們就決定在春天向大沙漠挺進。

當時黨委書記還到討論會上作了重要指示，說明了穿通大沙漠，不僅在勘探上起到主要作用，並且在政治上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因為帝國主義的探險家曾經企圖穿過沙漠，但是沒有成功，那麼我們就一定要穿過它。雖然困難很多，但是只要大家想盡一切辦法，困難就可以克服。

黨委書記的指示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很大的鼓舞，使

我們堅定了穿過沙漠的信心。因此，經過短時間的組織，勘探隊就向沙漠進軍了。

經過幾天長途的行軍，汽車駛進了一片綠洲，問了一下當地的老鄉，才知道這就是我們小隊的駐扎地——于闐縣。公路兩旁，高大的白楊樹生長着綠芽，能歌善舞的維吾爾族農民在田野里愉快地勞動，尽情地放聲高歌。姑娘們都穿着花衣服，頭上插上一朶新鮮的野花。我們的汽車停在大街上，老鄉們都圍了過來，把一扎一扎的野草鮮花送給我們，雖然我不懂維族語言，但是我能領會他們的意思。他們好象在說：你們是毛主席派來的勘探隊，希望你們能夠好好地工作，在這裡找出更多更好的礦藏，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共同把這個地方建設得象烏魯木齊一樣。

我們小隊里的人們，對這次深入沙漠的認識基本上是樂觀的，可是也有個別同志還對進沙漠有一種恐懼的心理，害怕真的進去出不來，也害怕死在沙漠里。我們曾遇到過這樣一同事，在新來的工人中，有一個叫艾買爾的維族工人當分配工作時，因為他沒有和他同鄉托合提分在一起，就非要求分在一起不可。後來我問他，你為什麼一定要和托合提在一起呢？忠誠老實的維吾爾族工人，毫不保留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說：“這個大沙漠是進去出不來的，我們兩個是同鄉，我要是死在沙漠里，他如果能跑出去就可以給我家報個信。”這說明有些人還有很多思想顧慮，應當很好進行解釋，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不然會影響工作的。當翻譯把意思翻給我聽了以後，我還沒來得及回答，老工人努爾庫爾班就給他講開了。他說：“漢族同志從內地跑這麼遠來幫助我們建設，搞勘探進沙漠都不害怕，我們還害怕什麼呢？只要隊長、組長敢去的地方，咱們就跟着去，大伙一條心，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

同志們听了努尔庫尔班的話都紛紛点头，認為他說的很对。是啊！他这几句話很有說服力，要比我說半天起的作用大，努尔庫尔班同志还說明在这几年当中跑野外都是很安全，並沒有發生任何重大事故；他还說了跑野外怎样工作，注意些什么問題等等。这些都是他自己親身經歷过的體驗，所以大家听起來也都很起勁。

我們在于闐住了几天，進行了准备工作，又詳細地討論了計劃，特別在思想上進行了准备工作，如給新工人講一講野外知識，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項，解除思想顧慮，还准备了大批的粮食、草料等。并与当地政府和居民進行了联欢。这时浩浩蕩蕩的駱駝运输隊已从喀什走來了。四月的天气在新疆南部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農民們都在忙着春耕，工厂的工人日夜赶制各种成品。就在这样好的一个季節里，我們勘探隊除留下几个作室內工作的同志以外，其他同志編成三組，分作三路大軍，分別从和闐、于闐、民丰等縣境出發，向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宣战。我們告別了老鄉，离开了村庄。村子旁边盛开的鮮紅的桃花和綠叶，好象向我們招手微笑，祝賀我們远征那荒無人煙的大沙漠。

尋水源，挖水井

長長的駱駝大軍，在高低不平的沙丘上向前移动着，光禿禿的沙漠連一根草都沒有，帶進沙漠的草已經讓駱駝吃了几馱子；如果再过几天見不到草，那么帶來的草就可能全部被吃光。这里离供应站还有很远的路程，各組虽不在一个地方工作，但遇到的情况大都相同（从各組的电报彙报知道的）。

水——曾被人們称为沙漠的“珍珠”，因为沒有水，在沙漠上就难于生活下去。而在沙漠中找水是十分困难的。这

次我們要穿越數百公里的大沙漠，如果把吃的用的水全獸上那是不可能的，再多的駱駝也不夠用。我們只能帶上人喝的水，至于駱駝飲的水就必須在沙漠中想辦法，可是在這四十六萬多平方公里的大沙漠中，除了和闐河和于闐河夏季有水外，其他地方都是黃澄澄的、高低起伏的大沙丘，根本看不到一滴水。所以我們每時每刻都沒有忘掉找水源，因為它關係着進軍沙漠的成敗和人們的生命安全。

在向沙漠進軍以前，同志們都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決心迎接艱苦生活的考驗。因為大家都記得自己出發前向黨提出的保證：“一定要征服塔克拉瑪干”，“苦戰一年全面征服大沙漠”，“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揭開沙漠的謎”。因此大家在用水方面就特別節約，比如說淘米的水用來洗鍋，洗了鍋仍然要裝起來下次再洗鍋。一直洗了好幾次，最後才讓給困乏的駱駝喝。

駱駝在沙漠中隔上三天要飲一次水，否則就獸不起東西，它們渴的時候草都不想吃。在這種條件下，我們一滴水也不讓它浪費，刷牙、洗臉就不用提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大家也都成了習慣，起床不洗臉就吃飯，可能你會說我們不講衛生吧！因為這是客觀條件所限，每個人的臉上都是灰上加灰，中午天熱出汗後，用手一擦那才好看呢！臉上成了一片黑，一片白，好像唱戲的花臉一樣，越看越想笑。

第一組進沙漠六天了，還沒有找到水，駱駝實在有些支持不了，走不動了；而且帶的草只剩下很少一點，再有天一就吃光了。這時候有些同志就發生了動搖，認為再往前走，性命就會發生危險，因此有人主張按照原路退回。有一個工人假裝腿痛不工作了，因為他看着這翻不完的沙丘，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出去。這時真是考驗每個同志的時候。第一組組長

共產黨員趙鴻銓表示堅決不能退出去，他想：從前帝國主義的探險家也是在沒水沒草的時候，非常懦弱地從沙漠中退出去的；現在我們遇到了同樣的情況，如果也退出去，那就是和他們一樣，仍然穿不過大沙漠，也就不能實現對黨的保證。他想到這裡下定了決心，不能退出去，必須要和大家商量想一些辦法，克服這個沒草沒水的困難。於是便召集了小組中的黨團員和駱駝隊隊長進行研究，他再次的說明穿越沙漠的意義，叫大家不要害怕，樹立打通沙漠的信心，想一些辦法不要退出去。最後又經過了全體同志們的研究，討論，想出了解決草的辦法，把駱駝鞍子上的草拿出來喂駱駝，剪掉駱毛墊在鞍子里，這樣就可以堅持着向前走幾天；並且大家又提出把人吃的水再節省一些，讓几馱子給駱駝飲。雖然每個駱駝只能分到很少一點水，但是也能解決一些問題。俗話說“一米救心慌”就是這個意思。由於問題解決了一半，同志們又加強了穿越沙漠的信心，那些說向前走有危險的說法已經無形消失了。組長趙鴻銓提出自己背儀器，那個假裝有病的工人看見大家干劲都很大，受到感動，也決定堅持下去。

第二天下午他們在大沙漠中見到了一片草地，大家那種高興的心情，真是無法形容。他們這一天提早收工了。據工人們推測，沙漠中能夠長草，下面就有水，於是他們用十鎊在草地里挖了好幾口井，一直挖了兩米多深才見到水；但駱駝還是不能大量飲，因為每口井的流量都還是不多。可是能夠意外地找到這麼一點水就已經確保穿過沙漠的勝利了。

又走了幾天，最後終於到達了供應站。經過一兩天的整休，補充了糧、水、草料後，他們又繼續向沙漠進軍了。

找家的那天晚上

我們在沙漠的中部遇到了很多高大的沙山，沙丘高达三百公尺左右，坡度很陡，好像一道牆一樣，爬起來相當費力，爬上一個一二百公尺的沙山需要二十多分鐘。每走一步都相當吃力，累的滿頭大汗。駱駝都沒有辦法爬上去，爬不了几步，背上的馱子就翻掉了，這些被稱為沙漠之舟的駱駝也顯得無能為力了。在爬沙山時，為了避免駱駝過累，曾繞過一道很遠的路程，一天走不了多少路，而且還耽誤時間，以後干脆就不繞了，用砍土鎧在沙山上挖了一條路讓駱駝過，有時候駱駝過不去就須要跪着走。我們這樣翻越了一個沙梁又一個沙梁。剛開始在沙漠上走時，由於不知道駱駝在大沙山上行走的困難，第一次進入大沙山區時，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在前面工作，後面駱駝大隊緊跟着走，到下午兩三點鐘駱駝隊就趕上工作人員，晚上便可以住在一起，第二天好一同繼續前進。可是當我們第一天進入那高大如山，陡似牆壁的松軟沙丘時，爬上去一看，哈！后面的沙山一個比一個高大。我們考慮到沙山大，駱駝上不去，就一面向前工作一面等着，不時回頭觀望，那些連棵草都不長的光禿禿的沙梁仍屹立在后面，當我們看到這種情況時，焦急萬分，因為吃的、住的和用的，都在駱駝身上；如果今天晚上駱駝不能趕到，那我們就要當“團長”（在野外露營，凍一夜，餓一夜找不到家的時候大家都叫當團長）。這時已經是下午五點鐘了，我們還看不見駱駝，又過了一會，後面來了幾個人，大家高興地想着這一定是駱駝大隊趕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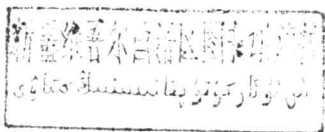
了。等走近一看原來是重力組的同志，他們說駱駝离这不远，正在翻那个大沙山，我們听了后才放心的繼續向前工作。

天色慢慢地模糊起來了，太陽已經藏到远远的大沙山后面，黑夜籠罩了荒無人煙的大沙漠。我們收工后坐在沙堆上等候駱駝隊的到來。这时候除了我們几个人的談話声外，四周靜的連一点声音都沒有，只有那天上的星星和我們作伴。

等呀！等呀！一直等了很長時間，仍不見駱駝隊來，有的在原地跑步，有的把身子埋在沙堆里，只有王力任同志在往那高大的沙山爬。寒冷开始向我們進攻，因为沙子的特点就是吸热快、散热也快，中午特别热，最高溫度达到了四十七度，有的人形容說：热的能煮熟鷄蛋，当然这是有些誇張，依我看也能把鷄蛋煮个半熟；可是太陽一落，沙子就很快地涼下來，住在城市的人們，在晚上七、八点鐘，正是散步的时候，可是我們在沙漠里已經感到很冷了。

王力任在高处叫喊——沒有回声，他只好走下來，这时我才明白他爬沙山不是为了取暖而是去招喚駱駝隊。

二組組長李全有想着：我們不能只在这里等呀？如果駱駝真的不能赶上來，在这里冻一夜饿一夜，同時帶來的木杆用完了，明天的工作怎么办呢！沒有木杆，我們是不能前進的，必須要想办法去找駱駝隊，不能再等下去。估計駱駝离这里不会太远，它們可能爬不上那个大沙山。我們跑了一天都觉得有些累；而且各人帶的水和馍都吃完了，餓着肚子走路，那才够噲呢！如果这时候再往回走，有些同志会有意見的。只要把道理說清，累一些总比停一天工好得多，同志們也决不会叫苦的；于是李全有便召集大家研究，針對当时所处的环境，作出了最后决定。



當我們在研究往回找駱駝的時候，後面帶領駱駝的炊事員王新有和駝隊的同志累得滿頭大汗，他們看看已黑下來的天氣，心中非常焦急，怕趕不上工作人員，使同志們受凍受餓。可是他們在翻那個大沙山時怎么也上不去，因為坡度太陡了，往上一爬駱駝馱子就翻掉了，最後，他們只好領着駱駝繞道而行，但是繞來繞去總是繞不出大沙山，因為他們沒有沿着我們的腳印走，如果再走，就很可能迷失方向，結果他們就決定住下來，王新有和駱駝隊的同志便提了個馬燈，爬過高大的沙山來找我們了。

我們在沙窩里經過了研究，都同意組長的意見，決定立即行動。那時我們雖然很餓，但每個同志都搶着背儀器，拿東西。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見五指，得及時用手電筒照着沙山的腳印，否則會迷失方向；於是我們一個跟一個走，並且還不斷地互相叫着，以免有人掉隊。

我們走着，走着，忽然在左面發現了一閃一閃的亮光，奇怪！沙里那會有火呢？這不會是我們的家吧（指駱駝，我們都叫它是我們的家）！我們是南北方向走的，是家應該在南面才对呀，怎麼會跑到西面去呢！我招呼同志們向有亮光的方向看，等到同志們都朝我所說的方向望去，亮光又消失了，他們說：你的眼看花了吧？也可能是鬼火（磷火），走吧！咱家在南面的，不可能在那面。我們只好又順着腳印繼續向前走，走了一会，又發現了那個亮光，又好像是隱隱約約聽到了喊聲，這時大家都站着不走了。最後惟斷有火光的地方肯定是家，因為在這一帶沙漠里沒有人進來過，不可能有鬼火。我們朝着那個方向走去，越走越近，亮光漸漸的清楚了，老王的喊聲真的聽到了，大家是多麼的高興呵！找到

家了，晚上不会挨饿受冻了，明天可以向前工作了。当我们走到骆驼跟前时已经是夜晚十二点多钟了。

大沙漠中的黑風

沙漠里的怪物——“黑風”。我們沒有進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以前，曾听老鄉講过，說这种黑風最厉害，風刮起來能吹倒房屋，掀倒大樹，人們叫它為“拔樹精”。也有人說，黑風能够使沙漠變样，原來的沙梁能够變成一條溝，原來的溝也可以變成一條沙梁，黑天黑地，什么也看不見；如果要遇見这样的風，你就別想活了。它能把你压在沙堆底下，一輩子也出不來，沙子自然就給你埋成一堆沙丘坎，別人要想找你，那根本就找不到，

當時大家听了就有些不大相信，說這不可能吧！一定是老鄉夸張了不許咱們進沙漠；也可能是老鄉一片好意，叫咱們不要冒那個險；我当时也有些不大相信，估計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風，不过我也知道新疆的風是比較厉害的，因為我已經親身經歷过一次：那是1956年初冬時節，在克拉瑪依礦區附近曾見過十一級大風，它把我們住的帳篷刮成一塊一塊的飛跑了（是單帳篷），人在外面站都站不着。还好，有一个鉄架子的帳篷在旁边，我們鑽了進去，哈！真厉害，還沒站上十几分鐘，只听帳篷上面咔嚓一聲，帳篷頂爛了，外面的風還是呼呼的叫个不停，最后几个人只有抱在一起，才沒被風刮跑呢！

我想：如果沙漠里有那么大的十一級風，那就已經够厉害了，因为克拉瑪依戈壁上的石子都被刮起來，那末流沙堆就不用說了，很有可能使沙梁搬家。因此我又有些相信老鄉的話，說不定很有这么一种黑風，不过它决不能吓退我們

進軍沙漠的堅強意志，但是我們必須要作好思想準備，警惕着這種黑風的襲擊。

進沙漠已經一個多月了，風是經常遇到的，但是象老鄉所說的那種黑風還沒有遇到過。有一天，天氣和往常一樣，中午的太陽象火一般酷熱，只有头上的布帽沿下有一點陰涼外，其他地方都是熱的，头上的汗還是不斷也向外流，我們仍然向前工作。到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我們翻過了一個沙梁，往前一看，哈！前面黑糊糊的一片，又像一條大山。記錄員王明俊指着前面那黑糊糊的東西說：“這可好了，咱們快出去了，你看那不是天山嗎？”我想了又想心裏說：這不可能，那裏有這么快出沙漠呢？從距離上算還有很遠哩！就是能看見天山也不會那末清楚。看看前面那個黑糊糊的東西，越來越近，好像一道牆一樣，我還沒來得及作出結論，富有沙漠經驗的維族工人努爾車爾班背着個標尺爬上來一看，立刻發了慌，用他那說得不太熟練的漢語喊着：“組長，快……黑風！”

我看那個黑糊糊的東西越來越近，忙着脫了一件衣服把儀器包緊了，交給王明俊，自己拿着兩個指揮旗就往前面那個高沙堆上跑，指揮前花杆工老王不要往前走了。我剛爬上去把旗子繞了兩下，呼——的一聲，黑風的前哨已經到了，幾乎把我吹倒。我就趕快往回走，可是剛才走的腳印沒有了。霎時間太陽看不見了，白天成了黑天，沙子刮的睜不開眼睛，我只好低着頭，彎着腰，順着原來的方向往回找他們，總共也沒有離几百公尺，我好像覺得走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一個沙梁上看到幾個模模糊糊的人影，奇怪，這么大的風為什麼他們不到沙窩里去，跑在沙梁上躺着干什么？但馬上又使我想起了老鄉說的那個故事，到沙窩去會被沙子埋在裏面的。還好，黑風只刮了兩三個鐘頭，風力就慢慢的小了；大